

聚艺厅

“崂山风光”火花的设计者王海宁

□张勇

王海宁是青岛工业设计协会副会长、高级工艺美术师。

最近我在与海宁先生交谈时,他说曾设计过几套“青岛风景”的火花。

让王海宁记忆犹新的是,1982年他设计了一套“崂山风光”火花,次年火柴新品投放市场。当时王海宁就职于青岛市轻工业研究所,从事工业设计和包装装潢。在接受这一设计任务后,他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查阅资料、规划构思、绘制草图、几易其稿,最后顺利完成。

20世纪80年代初,崂山慢慢解开面纱,崂山旅游也刚刚兴起。大多数游客会选择行车路线方便的南线、走马观光地看看龙潭瀑和太清宫等几个景点。来回五六个钟头,算是较为完整的一次崂山旅游。但游览过后,总会流行着一句“不去崂山是遗憾,去了崂山更遗憾”的口头禅。

其实,崂山风光自然秀美,不仅有中国海岸线第一高峰的崂顶,凭借“海上名山第一”之称以及“泰山虽云高,不如东海崂”之誉,崂山更是闻名遐迩。如何巧妙设计,把“崂山十二景”融入一幅整体感的立体游览图,也让慕名而来的海内外游客不再心生遗憾,便成了摆在王海宁面前的挑战课题。

华楼叠石、飞瀑潮音、九水明漪、巨峰旭照、明霞散绮、蔚竹鸣泉、云洞蟠松、龙潭喷雨、太清水月、华严佛寺、狮峰宴日、海娇仙墩,这些就是著名的“崂山十二景”,而王海宁大部分都没去过。此时,每一个构思、每一根线条、每一次落笔、每一种组合,完全靠他的想象和洞察,再加上他对崂山在道教文化、佛教文化、民间传说、神话故事等诸多方面的熟稔和认同。

主题明确,如何表现?王海宁最终选择国画与壁画相结合的形式,力求突破概念化和程式化的表现手法。以前的设计都是单个画面,王海宁说,他想要去改变一下。依照



设计家王海宁

“崂山十二景”在平面地图中的方位,他首先考虑将崂山的时间与空间概念以及自然特色与人文理念融合起来,然后再逐个将“十二景”散落在地理方位中,形成“收是一幅画、放是景点图”的联票拼接格局。当你放眼望去,将是一帧史诗般的立体的崂山全景图。若再仔细回看,又能准确找到“十二景”,达到形式的完整与内容的和谐完全浓缩于一幅画面之中。

设计的时间大致用了一个多月,海宁回忆道,绘制时是直接画在卡纸上的,至少画过二三稿。先是铅笔稿、再是彩色稿,绘制时先要将每一幅景色的特点找出来,再将“十二景”贯穿起来,最后调整“十二景”之间的自然融合关系,以形成大景的气蕴与个景的优美。画稿完成要印刷的尺寸,要比实际的成品大一些。

如今当我们把这套火花捧在手中时,细看个景,突出主题;远观大景,完美无比。“十二景”的四字名称也分别在每一枚卡标中由印章篆体和加粗黑体列明,红黑相对、形成视觉冲击;字体呼应、融古今于对话。几行文字说明,也是对“十二景”应有

的解释和推广,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更符合火花收藏者的心愿。而每一枚卡标中的阴文与阳文印章的交相呼应,似乎也在诠释道教文化的阴阳理念。

凭借精妙构思与新颖设计,王海宁创作的这套“崂山风光”火花获得了山东省评比的奖项。细问受奖名称,王海宁笑着说,实在是记不起来了。“奖”对于王海宁来说,更像是“励”,是又一个新的起点和高度的开始。

80年代青岛火柴厂委托王海宁所在的轻工研究所开发和设计新产品,这套崂山火花便是其中之一。王海宁提及,这套火花在设计时,单是草图阶段,他就花费了好长时间。在表现方法上,也尝试过多种效果,最终选择了可横拼和竖接的形式。他说,这一构思考虑更多的是崂山的自然景观,而整体效果也基本能比较全面地体现崂山的精神和特色。王海宁随口说出的这一定论,让人感觉他在艺术创作上的严谨和谦虚。

设计的艰辛,让他至今还保存着这份设计的原稿。当时的设计全靠手绘,没有现今如此便捷有效的电脑辅助工具。印刷制版时,也是直接用了他的手绘稿。王海宁补充说,这套火花设计时的定位是用于高档特色火柴,工厂还考虑增加当时比较少见的外盒包装。后来由于成本原因就改为普通装了,也就是今天我们要看到的这套十二枚的火花。

三十五六年过去了,火柴早已淡出我们的日常生活。而我的收藏的火花却成了记忆的一条线索和回忆的一段情缘。今天,崂山已成为青岛名副其实的一张名片,而从设计火花的年代那仅仅只有一块钱的游览票价,到去年一张景点门票要130元来看,足以说明游览崂山之火。据说,今年的通票又涨到了160元,而唯独火柴,尤其是海宁先生设计的那套火花,今日已不能再相见。

红烛赞

张孝存:梦未圆,也快乐

□周晓方

年近八旬的老教师张孝存有很多梦想。

1977年年底,著名学者周有光给张孝存发来一封信,答复相关文字改革专业研究生招生事宜。在此之前,张孝存有机会在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驻地拜见了仰慕已久的周有光先生,就语文现代化的诸多问题聆听大师的指点。他感慨道:“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一刻。”

在此之前的20年里,张孝存一直怀有一个由朦胧到清晰的文字改革梦。

1958年秋天,张孝存升入高中,开始学俄语。他似乎特别钟情于字母,立即爱上了这门课程。可以说,对语言学学科的偏爱几乎贯穿于他求学的全过程。高中毕业时他报考北京外国语学院,但落榜了。不甘心落榜的张孝存,在家补习功课的同时又到中苏友协俄语班听课进修。他再次参加高考,在等待发榜期间,母校青岛四中正急需俄语课代课教师,给了他上讲台的机会。不过代课仅一周,他就接到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后来知道,他的俄语入学考试得了98分。

并不喜欢文科的张孝存之所以选择中文系,完全是出于对语言学学科朦胧的向往。在学期间,他对现代汉语课的语音、文字、词汇、语法等都有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对文字改革方面的内容更加关注。他在图书馆翻阅大量资料,补充印证相关内容。为给自己日后语言方面的研究打好基础,他阅读了周有光的《汉字改革概论》以及若干文改史料丛书。读了郭沫若的《日本的汉字改革和文字机械化》,又在旧书店淘到《汉语拼音方案在科技方面的利用》及近乎全套《文字改革》杂志,爱不释手。他见到外语系的一位同学用英文打字机写英语稿,令他眼界大开。为了实践汉语拼音的机械应用,他购得一台老式英文打字机,用来击打汉语拼音。这些尝试和体验,奠定了他日后参与讨论汉字编码的知识基础。

张孝存通过《文字改革》杂志联系上刘泽先先生,又认识了上海天平仪器厂的周寿令,共同探讨有关字频、词频、速记等问题。

孜孜以求的追梦,使张孝存有时在梦里也有“奇遇”,有一次,他在梦中去了北京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为那里的科研人员。

但梦毕竟是梦,现实情况是,1974年,张孝存又回到第二故乡青岛,进入青岛铁路中学(今青岛第66中学)任教。教学三十年,在完成本职教学任务的同时,他还尝试了多个课题的研究。

这期间,山东大学殷焕先先生曾给张孝存发来一信,告知其文改专业研究生招考消息。但邮件错发到青岛九中,他很晚才看到,失之交臂。但他也意识到,自己当时综合条件并不佳,这个机遇难以成为继续求学的契机,只能徒唤奈何。

80年代初兴起学历热,吸引了众多因“文革”耽误学业的中青年投入进修行列,相应的,教师稀缺。为此,张孝存先后受聘在青岛教育学院、函授大学、电视大学等讲授或辅导《现代汉语》《普通逻辑》《法律逻辑学》等课程,并参与撰写多部逻辑学教材,分别担任《简明逻辑实用词典》《逻辑学学习指导》第二主编、副主编。1988年8月,他出席全国青年语言逻辑工作者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尝试用数理逻辑的方法进行研究,为丰富规范模态词的内涵作了有益的尝试。同时于1987年为铁中高二学生开设逻辑选修课,并着手编写中学生逻辑学资料。

80年代末,电脑开始普及,为打破中文输入法的“瓶颈”,面对当时所谓“万码奔腾”的局面,张孝存先后拜访了双音双拼作者刘卫民、声数码作者



张孝存老师

唐懋宽、自然码作者周志农、双拼音文设计者黄乃、五十字元作者张国防等众多先锋人物,听取他们的真知灼见。在悉心考察各类中文输入法之后,张孝存于《电脑》杂志发表《汉字编码纵横谈》论文,指出编码方案必须与国民知识背景保持最大的亲和性。在《中文信息》《文改之声》杂志发表《向娃娃提供优秀的中文输入法》等多篇文章。针对当时王永民表示“砸锅卖铁也要把五笔字型打入中小学”的呼声,张孝存认为中文电脑教育是语文课的延伸,《汉语拼音方案》是中西键盘文化的最佳接口,“拼音+智能”才是电脑中文键盘输入法的理想选择。他力主抵制五笔字型进入中小学,以避免其对基础语文教育造成大面积的伤害,他强调一切形码都不应作为基础教育的可选方案。他和许多有识之士的努力得到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叫停了五笔字型进入中小学课程。他的多篇文章被收入清华大学出版的社科文献光盘。

1992年8月,张孝存应邀泰安教育学院邀请,前去主持电脑写作基础讲习班。1996年至1998年,受聘在青岛霍尔姆斯学校教授中文电脑课。还多次应邀为青岛市工人文化宫“每周一讲”做电脑输入法讲座。

当时,他所在的学校尚未开设电脑课。他就组织学生到四方机厂技校机房学习电脑,教学生学习汉字录入、文字处理。还到九中加盟课外小组活动,主题就是拼音输入。当时使用的软件是方世增先生送给他的中文语词处理系统。方先生与北京大学朱守涛合作,研发出“智能ABC输入法”,开启了拼音输入法的新纪元,这也是周有光先生学术思想的结晶。奇怪的是,方、朱二人的知名度却远不如王永民。

1999年底,一种名为“全息码”的输入法设法在全国推广,并纳入所谓“世界中学生运动会全国电脑大赛”。张孝存认为,这种轻率之举如不刹车,必将对中小学电脑教学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2000年初,张孝存与北师大陈星火老师一起赴国家教育部直陈利害,呼吁大赛立即刹车。最后,这场闹剧不了了之。

2004年退休后,张孝存开始从事老年电脑教学。授课内容涉及电脑基础、网络应用、图像处理、幻灯片制作、视频制作、动画制作、系统维护等。在《上海老年教育研究》杂志发表《老年大学电脑教学耕耘手记》等论文,他甘做普及电脑教育的拓荒牛。

2015年,张孝存主动到市北区社区教育学院主持电脑教学,在社区教育、终身教育的田野继续播种耕耘,以华东师大培育出的精神营养和谆谆教诲为动力,为母校争光,为社会奉献。最近,他又萌生一梦,构思编写以中小学生为读者对象的逻辑学读物。

张孝存的梦,丰富,多彩,绚烂,有的实现了,还有很多未能如愿。对此,遗憾之余,他也经常自嘲道:“梦未圆,也快乐。”

追思录

我的老师朱飞

□何美鸿

常常会念起一个人,那就是我的高中语文老师朱飞。

首次见到朱飞,是在刚升入高中时的开学典礼上。一个很有些干瘦的小老头,像前在哪本卡通书里见过的人物。看上去快六十岁了,其实那时他不过才五十出头。朱飞时任年级组长,典礼上他致的开篇辞。我发觉他讲话的时候很喜欢扬眉,当他扬起双眉的时候,额上的皱纹就清晰而深邃地显露出来,等到他把双眉舒展下去,那额便似被熨烫了一回一样平整了许多。这表情丰富滑稽又显得可爱。

朱飞是班上唯一坐着授课的老师。原以为只是他的习惯,后来才知他一直身体欠佳,稍站立久些就会觉得累。课堂之外,老师与学生的交往是甚少的,我对朱飞性情的揣摩也只通过课堂。大概他是那种性情耿直古奥又有些愤世嫉俗之人,每每在讲解课文的中途,朱飞老师似乎总喜欢将一些“节外生枝”的段子穿插其中,语言里充满着幽默与机智。许多同学是常常会在课上开小差的,朱老师这些充满个性的话却每每能给人提神,并引起同学们的会心一笑。

不曾想年过半百的朱飞老师居然还拥有一副极好的歌喉。我们的校歌就是由他作词并亲自教我们演唱的。犹记得当年他坐在讲台前,声情并茂地演唱着,并时不时地辅以手势的样子。同学们的情绪委实

都被调动起来了,大家群情振奋地跟着他把这首夹杂着通俗和民族唱法的校歌学唱起来:“西山山麓鄱湖之滨,升起一颗璀璨的新星。我们来自希望的田野,我们来自水乡山村……”这个干瘦的小老头不止拥有一副极好的歌喉的,且还拥有一颗年轻的心。

但我怎么也没想到的,这位经常念叨着“牢骚太盛防肠断”的老师后来却有次在课堂上因我大动过肝火。那一次,他让全班同学默写王勃的《滕王阁序》,且居然首次下得讲台来开始挨个同学检查。他检查得非常认真,几乎一个没漏过,可我那次却不知犯了什么浑只字没写。朱飞老师走到我这边问时,我只是摇了摇头。我眼瞅着刚才还微笑着询问我的朱老师即刻动了怒,剩下的同学也不再查看了,疾步就走回讲台边,然后将一本书重重地摔在了讲桌上。我头也不敢抬,听他用了愤懑的口吻说——“我原先还比较看好这个女孩,认为她文章写得还可以,没想到她这样自暴自弃……”

我记得我一边眼角挂着泪花,一边在极短的时间内把那篇古文默写了出来。课后我跑去找他,还未告诉我我已默写完时,朱飞已换了和颜悦色的面孔对我了。

第一次高考落榜后,我有半年时间蛰伏在家。朱老师托人带了封信给我,别致的信纸,非常精美的竖

体字书写格式。我想不保存都不可能了。他对我落榜表示难过,希望我能再返校复读。他的话很是给我鼓舞,仿佛蒙昧的灵魂里打开了一个缺口闪进了一道亮光。然而,当我重回到学校,再见到他时,未曾想他的身体已是每况愈下。

最后一次见着朱飞老师是那年九月。那时我还在为着择高校而奔波,朱飞老师像往常一样把我送到他家门外。我和他约好等一切稳定下来再跟他联系。但后来进入高校我却一直未能抽出空去看他。再不久我便去了外地实习,一去就近一年。实习一回来后我便打算去看看朱飞老师,但得到同学告诉给我的消息说,朱老师已去世,抢救未及时,猝死在医院的手术台上。

得知这个消息的刹那,我感到非常震惊与沉痛,回味与朱老师最后的相见,竟没有一丝预兆。于是懊悔之心油然而生,恨为什么没有去看他,更恨当初在他执教之时为什么没有做个好学生。

同学告诉我朱老师具体的去世日期,推算起来,就在距那个时间的头一星期,我曾从外地给他寄过一张贺卡和一封短信。我记得那张贺卡上是一幅平安夜的画面。我祝福他拥有三百六十五个平安的日日夜夜。我不知道他是否在离世之前已收到我的祝福。如果没有,我希望他在九泉之下能感知到,有一名学生,将永生怀念他。